

目摇摇录

前摇摇言	(员)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摘要)	曲摇摇星 (员)
大学生成才与理想	蔡睿贤 (员)
高技术战争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摘要)	乔松楼 (员)
东莞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	刘树基 (员)
用心做人, 努力做事	马连湘 (员)
关于节能与科学用能问题	徐建中 (员)
华夏成功之路	李扬钦 (员)
移民与区域文化——上海与广州的比较	葛剑雄 (员)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以司法公正为视角 (摘要)	谢佑平 (员)
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性课题——竞争发展与理想信念	郑永廷 (员)
城市学院开新宇, 创新智慧育英才	李燕杰 (员)
信息社会发展中的若干关键技术对大学生未来的影响	覃摇摇征 (员)
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吴国华 (员)
漫谈中国文化与全球一体化	王鲁湘 (员)
认清形势, 树立信心, 坚定信念, 博学报国	周致纳 (员)
金色年华新征程——与大学生们共勉	杨晓西 (员)

前摇摇言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是一所为适应东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创办的独立学院，招收的大都是被外人称为“不出家门”的大学生。如何使这所地方性的高校既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又能在本地的城市现代化中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引领文明发展潮流？如何使家门口的的大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与名家、名人零距离接触，而全知天下事？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邀请名家、名人前来讲学论道，传播知识和信息。于是，我们加大了城市学院融入社会的力度，加大了学术交流和传播的力度，毅然开辟了“城市学院大讲堂”，每月一次邀请知名专家、教授前来我院讲学。两年来，中国科学院徐建中院士、蔡睿贤院士，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国防大学副军级教官乔松楼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谢佑平教授，著名演讲家李燕杰教授，东莞市政协主席刘树基和知名企业家、华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扬钦等 15 位名家先后做客城市学院大讲堂。他们讲授的内容非常广泛、深刻，既有我国尖端的高科技信息，又有对国际形势的精辟见解；既有广博的人文历史知识，又有东莞快速发展的经验总结；既有民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问题，又有的人生奋斗成功的宝贵经验。实践证明，城市学院大讲堂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成效：其一，它集中和利用了社会的教育资源，引名人之智补我院教育资源之不足；借名家之誉，不但提升了我院的学术品位，也为东莞市带来了名人效应。其二，它给我院乃至全市带来了一阵阵清新的学术之风，使广大师生在获取大量宝贵信息和学术思想的同时，又开阔了学术视野。其

三，每个名家都是一个鲜活的榜样，他们都有一段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经历，能给广大师生以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增添大家奋发进取、成就事业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有信心把城市学院大讲台继续办好，办出特色，办出品牌，使之成为城市学院乃至东莞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为了使名家、名人的讲学进一步扩大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将他们的讲学录音整理汇编成《城市学院大讲台——名人演讲录》，这样既可为演讲的名家惠存宝贵的资料，也可以飨那些关注城市学院大讲台、希望获取知识的读者。

东莞理工学院副校长兼城市学院院长摇安少华教授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摘要）

曲摇星



曲星，男，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1952年 缘月 出生，山东莱州人。197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1—1984年两度留学法国，分别于 1983年和 1984年获得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硕士（~~法文~~）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今，在中国外交学院任教，历任外交学系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主任、外交学系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助理，现任外交学院副院长。讲授主要课程：当代中国外交、中法关系史。

摇摇我非常高兴来到美丽而具活力的东莞，感谢城市学院邀请我到此与大家交流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一、关于形势的宏观情况

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宏观情况，可以用“三个总体、三个局部”和“三个不变”来概括。

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总体缓和，局部紧张。这是“三个总体、三个局部”。“三个不变”是什么呢？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不变；世界多极化格局及发展趋势不变；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基本判断不变。这可以概括为我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认识。同学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做出是战争还是和平，世界格局是单极还是多极的判断？其根本原因是，有什么样的世界形势判断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例如，每年国家预算的盘子就这么大，这些钱怎么用？如果说马上就要打仗了，那么国家就必须把资源用于准备抗击外来侵略，即准备打仗。过去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代，那样的艰难国际环境迫使我国领导人作出的就是那样一个判断，一切工作都以准备打仗为中心，打完了再建设。小平同志 1975 年复出工作后，有了一个新的基本判断，即我们可以享有 20 年~30 年的和平。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当然就把钱用于建设和发展，抓紧利用和平这个机会发展起来，其他问题都好解决。正因为小平同志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判断，才能够进行改革开放，搞沿海的经济改革开放特区，才能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来，才有了我们国家的总体形势的发展，也才能有东莞市今天欣欣向荣的局面。

不过，这个基本判断近几年也不断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他们提出，和平与发展究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还是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你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那为什么美国把我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给炸了？美国为什么要把飞机派到我们的近海？如果台湾当局铤而走险，我们采不采取行动来制止？如果不采取行动来制止，国家就面临法理上的分裂；如果采取行动，美国一干预，那么就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引起战争。如果发生战争，你还能说是和平与发展吗？

这样，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和平与发展究竟是一厢情愿还是国际社会的现实呢？特别是“9·11”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更为重要和迫切。如果国家领导人认为现在可能要打仗了，那么对国家经济建设大方向就必然要发生影响

了。所以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有关职能部门外交部的意见，就做出了上述基本判断。由于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所以我们在国内经济工作中仍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换句话说，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不动摇。在外交上，仍按照小平同志确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执行这样的外交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判断：既然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发生变化，既然时代的特征没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的时代要解决的就不是准备如何去革命，如何去打仗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和平问题和促进发展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一超独霸的局面的出现使人思考：多极化趋势究竟存不存在呢？

单极化的企图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之间，有时确实充满了复杂的斗争和反复。伊拉克战争就是单边主义方式发动，但是又不断地碰到多极制约的例子。联合国当时讨论没有得出结论，虽然没有人能挡住美国去打伊拉克，但美国也未能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因此，从国际法观点看，由于多极制约的因素，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非法的战争。现在美国不得不寻求联合国的帮助，或者是寻求盟国来帮助，来解决问题。所以，单极和多极的斗争虽不断出现曲折，但是，多极化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由于有多极化的趋势，各个极之间可以相互制约，这样对维持国际力量平衡有利。我们要看到这种趋势，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周边热点是个挑战；朝鲜核问题是个挑战；西部保持稳定是个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也是个挑战。这些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的机遇也是很大的。我们常说，21世纪的前10年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能不能抓住它非常重要。其实，这些热点问题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外交的事如果处理不好，变化是很快的。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外交，如果前些年我们没有处理好外交上的事，今天的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大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我们就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什么整体上是和平、稳定、缓和，局部又会有战争、有动荡，还会有紧张？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政策有关系。所有的动荡地区，所有的战争几乎都可以看到美国政策的影子。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为什么总解决不了，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策的偏颇有关系。好不容易把巴以双方拉到一块，没多久又对立、尖锐起来。因为美国政界受犹太院外集团控制，偏以压巴政策根深蒂固，使那个地方的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类似的事例很多。“虐囚”事件发生后，在反恐的背景下，美国政策究竟有没有变化，

若有，变化的是什么呢？我们把“**9·11**”后美国政策的变化概括为“三变”和“三不变”。

首先来看“三不变”。

第一个“不变”是，“**9·11**”事件以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以实力称霸世界的趋势没有变化。中国领导人访问越南时，曾与越南国家主席农德孟讨论过美国的政策，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也就是下面 源句话：美国要利用反恐战争来达到它过去一直想达到而无法达到的目的；来打击它过去想打击而一直打击不到的目标；来控制它过去想控制而无法控制的国家；来进入它过去想进入而进入不了的地区。这几年形势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美国早就想打伊拉克，早就想收拾萨达姆，早就想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推翻，但一直没有太像样的借口，“**9·11**”事件的发生为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借口。美国的以实力称霸的政策并没有因为“**9·11**”而发生变化。

第二个“不变”是，美国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军事上的现实主义、外交上的单边主义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学者都认为，布什政府被新保守主义观念非常强的人所控制。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用强力的手段来推行美国的意图和价值观念。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是布什也好，还是克林顿也好，在大的意识形态的观念上没多大的区别。但是，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中，在政策的分析中究竟意识形态占多大的比重，不同的领导人确实有不同的分析和取舍。布什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比重要大一些。朝鲜核问题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布什一上台就中止了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进行的已初见成效的接触，并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朝鲜，贴意识形态标签。“**9·11**”后布什的政治保守主义不但没发生变化，而且还更加浓烈。比如对“**9·11**”，布什没有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什么失误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还应该更强硬。当然，恐怖活动应该打击，这毫无疑问，但是，他们不去正面地反思一下，为什么恐怖活动会这样？为什么会针对美国？他们反思的结果恰好和大家所期望的相反。

军事上的现实主义。我们中国人讲的现实主义是褒义词，而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对立而言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上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实力，它不相信国际秩序、国际道义、国际规则、国际法律、国际组织等“软约束”。比如说，对联合国的态度，联合国好用我就用起来，联合国不好用，我就把它扔在一边。他只相信自己的实力，即使全世界加起来和我作对，我美国也要保持足够的胜利实力。布什上台干了一件事情，把当年与苏联签署

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撕毁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就是互保安全的理念，限制的是发展防御型武器，而不是限制发展进攻型武器。这个概念很奇怪，我发展进攻型武器，你说威胁你还可以理解，那发展防御型武器怎么能威胁你呢？我把家里的围墙修得很结实，我在围墙里面怎么惹你啊！他的逻辑是，你不能把你们家的围墙修得太高、太厚、太结实，你必须得让我保持能随时进攻你的能力；如果你家的围墙修得高修得厚修得结实了，就不怕别人打了，当你不怕别人打你时，你打别人就很容易出手。而如果你的防御能力不强，就不会轻易打别人。那是一个相互安全、相互摧毁的条约，你不敢打我，我也不敢打你，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布什把这样的一个条约撕毁了。他说，那是“冷战”时候缔结的条约，现在都什么时候，还需要执行“冷战”的协议吗？实际上，他要把自己的围墙建得高高的，防卫体系建得非常完备，不怕任何人进攻，他也就能够轻易出手打任何人了。这就是美国人的心理。你打我不着，我打你活该，这是他军事上现实主义理念的反映。

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目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牵制的全球化社会。你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感受。我举两个例子。《京都议定书》解决的是人类的大气环境要保护、重视臭氧层的保护的问题。在欧洲盟国的压力下，当时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签署了这个议定书。布什上台后，说这个条约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要退出。不管国际上有多少人反对，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压力，包括其欧盟盟国的反对。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个反弹道导弹条约还是跟“冷战”对手签的，他要撕毁是由于敌人的原因，但欧盟是它的盟友，跟盟友签的条约他也说撕毁就撕毁。像国际刑事法院条约，尽管联合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克林顿签署了，可布什上来以后提出，必须要给美国人豁免，国际刑事法院管别人可以，可管我们美国人不行。你不给美国豁免我就不签署，我就必须退出。所以说，美国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军事上的现实主义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目前世界动荡、不稳定，甚至战争与冲突的根源。

三是美国对有可能对他挑战的力量进行制约削弱、分化的策略没有发生变化。美国认为，一个国家不管什么党执政，不管是什么价值观念，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就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是美国现实主义的一个理念。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这么大，周边有很多邻国，这些邻国大多不是太强大，中国的每个问题都足以对美国构成大的政治危机。基辛格在这里并不强调中国是

共产党执政，而是认为中国一有什么情况美国就受影响。俄罗斯现在不是共产党执政，美国同样没有放过它。最近美国为什么在中亚地区搞所谓的“颜色革命”。什么叫“颜色革命”？“颜色革命”的实质就是挤占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手法是在多党制的范畴里鼓励反对派，支持反对派把那些亲美的政策还不够明显的政府搞下台。美对中国的稳定高速发展是密切关注、心怀不满的。美国领导人说，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外交家口头的说法，其骨子里是反对中国发展和统一的。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对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构成了挑战的，要防止出现美国的权威受到挑战的任何态势。美国不会让中国统一起来，这是他们根本的指导思想。他们还说，中国一旦用武力解决台湾，美国将不得不根据《与台湾关系法》采取相关的行动。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采用武力干涉。所以，中国人对祖国统一问题的艰难程度要有充分的准备。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嘛！

以上是美国政策“三个不变”的情况，那“三变”又是什么呢？

一“变”是美国的新经济神话被打破。在克林顿当政时期，美国经济连续**10**个月高速增长，很多专家学者写文章论证，说这是新经济，知识经济。它与传统的资本经济有很大的区别，它好像永动机一样持续发展。“**9·11**”事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波动性的影响。从美国股市的缩水、经济复苏的受损程度、相关行业受到的影响来看，波动是非常大的。于是大家得出结论，新经济也好，知识经济也好，它的脆弱点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新经济的神话被打破了。

二“变”是美国本土安全的神话被打破了。过去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最安全，因为美国的地缘政治非常优越。美国东西两侧分别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天然屏障，南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它构成威胁。拉丁美洲相当于美国的后院，加拿大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大省。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美国人发言时开玩笑说，“加拿大的问题好办，就像美国的一个州一样”，话刚说完，发现有一位加拿大人在场，这位美国人赶忙当众道歉说对不起，其实这个玩笑反映了多少美国人的真实想法。美国从外层空间到大洋深处都防卫起来了，多少颗卫星在天上转，航空母舰、联合舰队控制全球战略要道。中央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电子侦察网络遍布全球，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对它的盟友——欧洲国家也监听。前些年揭露出美国一个所谓“大耳朵”计划，美国在欧洲搞监听网络，就像一个耳朵扣在欧洲上空，什么都听，欧洲人非常反感。中央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优厚的地缘政治，还加上美国的军事实力，每年几

千亿美元的投入，造成了美国本土全球最安全的神话。本土安全的神话给美国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只要在我美国投资，就没有风险，就能够赢利。所以，多年来，直到“9·11”事件发生，美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比如，由于人们对美国的经济有信心，认为美元储存财富不会有风险，因此各国都以储存美元多少作为经济实力的标志。由于美元这样的地位和大家对美元的信心，美国只要开动它的印钞机印出来的就是可以到各国兑现的现钱，真的跟摇钱树一样，别的国家储备钱不一定管用，而美国的钱被别的国家储备，等于美国随时可以向别国借钱，把危机风险等也就分摊转移给了别国。咱们中国目前已有五六千亿美元的储备。他打伊拉克没钱怎么办呢？印美元，印完了就等于借了别国的钱去打伊拉克去了。美元要贬值，压咱们人民币要增值，美元贬值等于我国外汇储备缩水，这些都是本土安全神话带来的好处。但是“9·11”以后，美国人产生了一个新概念。什么新概念呢？叫做非传统的安全问题，非对称的威胁。就是说，美国本土虽然看起来固若金汤，实际上脆弱点非常多。你的对手可能只有几个人，用几百美元买几张飞机票就可以使你耗费几千亿美元投入的防护形同虚设；几个人就可以对你造成连战争都无法造成的威胁和危害。美国本土安全的神话被打破之后，美元的地位，美国作为投资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现在美国不再是第一大吸引外资的国家。

三“变”是美国战略调整的步骤被打乱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战略中心向东亚转移，因为它觉得欧洲已经没有结构性的威胁，剩下的一些问题，如科索沃问题，欧洲自己可以解决，恐怖活动在欧洲更无法开展，也不存在过去苏联大军进军欧洲的情况。而最容易让美国头痛的问题都在东亚地区，比如说朝鲜、中国的台湾。也就在这么个过程中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把反恐问题突出了，大量的资源就要投到反恐，就要加强本土安全，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

我们再来看看大国关系问题。现在的大国关系是合作为主，虽然也充满很多矛盾。利益上有冲突，观念上有冲突，但它不太可能出现美苏两霸各自掌握一个军事集团，两个军事集团可能在冲突摩擦中失控，引发战争的情况。现在大国不是这样，所有的国家对美国都有看法，但也意识到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俄罗斯、欧洲这样的国家或集团都意识到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抓住反恐的机会调整关系。举个例子，如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微妙，虽然俄罗斯不是当年的苏联，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足以把美国毁灭掉的国家，美国是加倍提防的，俄罗斯裁军裁下来后，核弹头还有几千多

颗，如果圆个核弹头就可以毁灭一座城市，那么它可以毁灭的就是 ~~美国~~ 美国城市。所以，尽管俄罗斯已经不是前苏联，尽管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但美国仍然没有放过俄罗斯。“~~乌克兰~~”事件发生后，普京抓紧机会修补与美国的关系，允许美国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允许俄罗斯的中亚盟国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利用这个机会取消了俄罗斯在海外的一些军事设施。美俄关系有了比较实质性的缓和。但美国的既定政策没有变，美国丝毫没有对俄罗斯掉以轻心，而是处处提防。美国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就是一个标志。

又如印度跟美国的矛盾。印度这个国家与中国多少有点类似，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价值观与美国不一样，宗教民族矛盾复杂，社会稳定容易受到影响。当社会稳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府必然要行使国家职能，一旦印度行使国家职能，用强硬的手段来恢复稳定，打击极端势力的时候，美国就说这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所以美印关系一直比较微妙。美国极力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防核扩散体系，印度偏偏不买账。印度要像几个大国一样拥有核武器。特权是个好东西，一旦拿到手就不愿意放手。美国搞核不扩散体系，印度说，凭什么你们有，我就不能有？所以，~~苏联~~ 1998年印度不顾一切地搞了核试验，巴基斯坦也搞核试验，把美国多年来组织的防核不扩散体系撕开了一个口子，所以美国要对它进行制裁。“~~乌克兰~~”事件发生后，印度拼命支持美国。其目的：一是想改善印美关系，美国立刻取消了因搞核试验对它的制裁；二是想把巴基斯坦装进恐怖主义的筐子里，因为巴基斯坦一旦被装进恐怖主义的筐子里，美国打巴基斯坦也是替印度在打，这个目的非常的明显。而巴基斯坦穆沙拉夫在对阿富汗塔利班的问题上非常犹豫。为什么呢？因为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族人的数量高于在阿富汗境内的，是它的圆倍，而普什图族又是塔利班的民族基础，如果穆沙拉夫同意打塔利班，那他国内政治会出问题，所以穆沙拉夫犹豫着。布什说了一句话，在反恐和恐怖之间没有中立可言，如果你不跟我一块反恐，你就等于跟恐怖主义一块来跟我作对。这个时候印度就表现特别好，支持美国，表示可以提供基地，还可以提供军队，等等。印度的行动迫使穆沙拉夫作了一项非常痛苦的决定，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美印关系不断改善，穆沙拉夫国内却不断出问题，他几次成为暗杀的目标，制约了巴基斯坦的发展。印度第三个目的是制约中国。虽然中国支持美国反恐，也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支持打击阿富汗，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第一次对使用武力问题投赞成票。以前都是弃权，或者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主张使用武力，但这次我们投了赞成票，我们把与阿富汗的边界封锁起来了。美国说，你要把边界封锁

起来，不然我打塔利班，本·拉登跑你那里去了，我抓不着。实际上，我们一点也不想让基地分子跑进来，中国边境地区本来就有分裂主义分子在捣乱，本·拉登再跑进来，那不更乱了，所以我们做了个顺水人情，说没问题，我们把边境封锁起来。虽然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只有 200 公里，200 公里后面是几百公里的冰雪地带，正常的情况是很难过来的，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预防为主。美国说，你能不能把在中国接受培训的开那几种飞机的外国人的名单提供给我，我要调查全世界会开这几种飞机的人的情况。中国说，没问题，我给你。名单给他后，他审查的结果，中国培养的全是良民，都在各国的民航公司工作。实际上，利用那几架飞机发动“9·11”事件的，都是美国自己培训出来的。尽管中国做了这么多的配合，但是有一条中国没做，就是不允许他们的飞机飞越中国的领空。在借用领空问题上，俄罗斯同意了，印度说没问题，中国说这方面有点问题，领土领空领海的主权问题，我们含糊不得。这样，印度的表现跟中国形成了反差。不过，因为中国迅速调整了跟美国的关系，所以印度挑拨中美关系的目的没有达到。大国利用反恐的问题调整跟美国的关系，正是因为大国非常重视相互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大国不会回到“冷战”时候那种武装对峙的情况。所以说，战争总是局部的，和平是总体的。

另外，中东中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中亚大体上就是现在阿富汗及其附近地区，包括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几个国家。“9·11”事件后，该地区战略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美国在中亚地区有了军事存在。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过去，根据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从中欧到中亚弧形地带是世界岛的中心部位。英国有个叫做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家说，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中心部位，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这个地区是几大势力和几种文化的交汇点，北面是俄罗斯，西面是伊朗，东面是中国，南面是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在古代产生的几大文明正好在这里交汇，几个国家的几大势力跟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微妙。美国能扎根这个地区的话，它就对这几个国家都发生了牵制作用。而这个地方难呆住啊。过去英国人在这地方呆，搞了多少年没呆住；后来，苏联人想在那儿呆也没呆下去。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国内不满情绪直线上升，导致苏联发生了变化。

本·拉登怎么出来的？我跟一个美国记者说，不就是你们帮助训练出来的吗？他说，你也别说，我们都是一块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当年美国扶持反

苏联的势力其中就有本·拉登，美国训练出来了一个反对苏联的，把苏联人赶跑了，以为他们应该跟美国好，结果这些人想起伊斯兰兄弟，伊斯兰的圣教如何如何，与你美国也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于是跟美国作对。现在，美国大军开到阿富汗去了，导致中亚国家的选择面宽了，政治上受到美国抨击也少了。因为成了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那里建军事基地，建立军事基地是要付钱的，基地换了钱，应该说对这些国家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军事上，它可以牵制中国和俄罗斯。中亚的小国家过去无法与美国实质性地打交道，只能跟在苏联后面跑。它们曾是苏联的一部分；后来独立了，但受俄罗斯严格控制。现在美国进来了，美国又强大，这些国家制衡于中俄之间的能力有很大的加强。

那么，“9·11”以后的形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从近期来看，中亚地区的变化，如果美国出面把基地组织打掉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应该是一个抑制的因素。因为新疆的东突分裂分子都是从事一些暴力活动的，在新疆制造了若干起恐怖事件。每当我们抓到这些恐怖分子的时候，问他：“你在哪里接受的训练？”“阿富汗。”“爆炸物资从哪里来的？”“阿富汗。”就是那基地组织训练的。我们跟阿富汗没有外交关系，跟他们的政府交涉的时候，他们的话非常好听：阿富汗政府重视跟中国的关系，决不会因为几个东突分子而与十几亿中国人民为敌。说得多好听啊！但事实上，抓住恐怖分子一问，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当美国下决心把基地组织搞掉的时候，从近期来看，它帮我们搞掉了一个“东突”在境外的训练基地，相对来说，对我们稳定有好处，美国终于同意把东突分裂主义最重要的组织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过去，在中国新疆出现恐怖暴力活动时，我们进行打击，美国出来干涉，我们说这是恐怖活动，美国却说那不是恐怖活动，那是人权问题，是民族权利问题，是宗教问题，等等。这一回，美国发现在塔利班政权里面拿着枪同美国人打仗的有中国人。西方媒体发现后，欣喜异常，以为抓到了什么宝贝，以为中国政府在其中搞鬼。因为不引起轰动就不是新闻。媒体说在基地组织里有中国人，中国外交部马上把这些人的名单接过来一看，告诉美国人：“你们说的这些中国人就是中国政府已经通缉多年的东突分裂主义的恐怖分子。”美国终于认识到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同意把最有影响的一个东突分裂组织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

从近期来看，美国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应该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解决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可能问题就更加复杂了。美国的外交历来是比较功利的，美国把反美的力量压制住了以后，那些反中国的、不反美的力量

它完全可以去利用了。美国反恐，打塔利班导致美国到了中国的边界。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缘多年来，从来没有允许美国的力量到达我们的陆上边界。新中国成立时在朝鲜为什么咬牙打一仗，我们贵范万志愿军伤亡獾多万。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把美国从中国的边界赶走吗？我跟美国讲，朝鲜战争从东西方的“冷战”看打了一个平手。因为战争是从“三八线”打起的，最后停战在“三八线”。若从中美两国交手看的话，中国是打了胜仗。他说，怎么讲？我说，中美交手时，美国军队在哪儿？美国军队不是在鸭绿江吗？停战的时候在哪儿呢？不是在“三八线”吗？“三八线”至鸭绿江之间几百公里的距离是怎么出来的，不是你客气让出来的吧？而是我打出来的，打出一个安全的缓冲区。越南战争同样是要把它挡在 度线以南，不准它靠近中国的边界。这一回它在阿富汗打到了中国的边界。如果我们东边不出事，台湾海峡不出事，它在那儿无所谓；如果台湾海峡战事不幸地发生，美国要是卷进来了，那会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就可能腹背受敌。

第二，从中东来看，美国进去，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而萨达姆政权是中东最反美的一个政权，是巴勒斯坦最强有力的一个支持者。在巴勒斯坦，凡是发生对以色列的人体炸弹攻击事件，萨达姆都给每一个烈士 缘四美元的奖励。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伊斯兰世界陷入了一个漩涡。这个漩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漩涡意味着美国将可能长期陷在中东出不来。有专家分析，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消极后果的释放可能需要 四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四年的时间，美国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皮球踢掉。美国陷在这里，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美国压中国压得中国受不了眼看顶不住的时候，阿拉伯兄弟勇敢地把它接过去了。正因为这样一些宏观的判断，中国面临的机遇实际大于挑战。以上是对宏观形势几点基本的情况介绍。

二、中国周边的情况

第一，关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中被称为重中之重，中美关系非常的复杂。我们有一位领导人把它概括为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时坏时好。中美关系就是这么个状况，它很难长期、持续、稳定、友好地向前发展，总是在波折中发展。学哲学的同志都知道，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的。中美关系就是这个情况。中美两国的关系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规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美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利益冲突，如意识形态、价

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台湾问题等等。两国在世界上要发挥作用。由于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当中美关系发展得比较好的时候，这些消极因素会起作用。台湾方面在后面搞破坏活动，各种敌对势力也在搞破坏活动，全世界所有针对中国的敌对势力都可以在美国找到支持，比如法轮功、台独势力、东突势力都可以在美国找到靠山，所以中美关系很难健康地发展。每当中美关系到了破裂边缘的时候，两国领导人总是能够找到方法度过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两国关系若是真的完全破裂了，两败俱伤，对各自的核心利益损害非常大。就中国来说，如果中美关系真的完全破裂了，美国会动用当年对付苏联的资源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国不得不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对付它，影响我们发展。苏联被拖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被美苏“冷战”耗进去了，你把钱花在“冷战”上，花在发展武器上，那经济建设就要受到影响，就会引起老百姓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就要求政权改变，正被尼克松曾经写的《~~1983~~：不战而胜》一书中言中。苏联还真没有等到 ~~1983~~ 年就不战而败了。所以，中国外交上讲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妥协，不对抗，斗智斗勇不斗气，斗而不破，掌握这样的基本原则。

从经济上讲，中美之间的贸易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关系，存在巨额的中方贸易顺差。正是由于中美有贸易顺差，中国可以弥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我们同韩国逆差比较厉害，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逆差也很严重。我们的逆差怎么样来弥补呢？相当部分要从中美关系的顺差来弥补。中国的小康社会要翻一番也好，翻两番也好，至少中美的贸易应该上翻。如果中美关系破裂，中国外贸环境、经济建设环境肯定会受到影响，这叫核心利益。如果美国拉开架势支持台独，中国就会把相当的精力耗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的精力耗在台湾问题上，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打仗。台湾回归是件大事，但是我们统一祖国也要不战而胜。所以，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看，中美关系都非常复杂。如果关系破裂，双方的损失都会很大。对中国的损害刚才讲了。美方的利益损害也很大啊！中国如果不跟美国配合，美国经济上的损失当然会有，尤其使美国看重的，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生化技术的大国。美国担心，如果中国在国际上不跟美国配合，向有关国家输出敏感技术，然后这些技术被恐怖分子掌握，那就不得了。尽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也不会打敏感技术出口牌，但美国仍然非常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美国同时还担心中国出现失控的局面。它想，中国要是完全垮了、乱了，是好是坏也不一定。美国觉得中国一旦完全崩溃了，成为无政府的状况，敏感技术

专家到处跑，到处谋生，美国想想都感到害怕。美国还担心中国一旦崩溃，难民大量涌向西方，西方也无法应对。因此，美国也希望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由于这种状况，中美关系每当要破裂的时候，这些考虑就会占上风。

布什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经过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布什刚上台就碰到撞机事件。布什上台前说过，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不是伙伴。他上台前讲了一套话，上台后又另讲了一套话。上台前，作为在野党他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上台后作为执政党你要这么做的话，外交上就会出麻烦。不管上台前说一套还是上台后说一套，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做，要听其言，观其行。上台后，布什马上给江主席写信：“我重视中美关系，我要优先考虑中美关系发展的有关问题。”而且邀请钱其琛副总理前去沟通。在撞机事件之前，沟通的实际情况不错。钱其琛刚刚回来就碰上了撞机事件。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既有它的偶然性，又有它的必然性。所谓有偶然性，它不是双方决策层精心策划搞一个摩擦，而是飞行员的判断失误；说有必然性，美国长期以来把飞机派到中国的家门口，到家门口来偷听、监视、拍照，中国当然要去监视它啰！你要来我家门口偷听，我就要干扰你，你要到我家窗外窥视照相，我就挡住你，我就不让你痛痛快快、舒舒服服地在我家门口搞名堂。它拼命往里靠，我拼命地把它往外挤，这一挤一靠，长此以往总是要发生问题的。从这一点来讲，它是必然的，总有一天要出事。

第二，关于中日关系。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这 100 多年的历史，日本始终面临着—个“虽大却弱”的中国。虽然面积大，但是很弱，而日本是一个“虽小却强”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不大，但它非常强。它跟中国的关系，它所采取的政策是想怎样来攫取中国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50 年前中国与日本 GDP 的差距大概是 100 倍，现在不到 10 倍，这还是目前人民币比值情况下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升值，那绝对比就会相差更少。但日本只有 1 亿多人，咱们有 13 亿人，要是按人均计算，差别仍然很大，但发展的趋势是在逐渐缩小这种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感觉到中国迅速崛起是威胁，所以它的右翼势力上升。中日关系的第一个冲突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日本的一个政治家说，我一定要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因为他去了，就可以得到选票。在这样的国内政治氛围里，所以小泉能够当选，在竞选中他就强调他要参拜靖国神社，并先后参拜了 3 次。我们向他施压，进行交涉。他在国会表态说，我就不明白，我参拜靖国神社怎么就惹了别的国家，这不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吗？当时我国副总理吴仪正在日本访问，本来